



特別
^21
4262
1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柯重

923.6
Ka434
11

八21
4262
11



夜譚隨錄卷十一目錄

王侃

台方伯

瓦器

梁氏女

鐵公雞

多前鋒

骷髏

夜譚隨錄 卷十一 目錄



早稻田大學
文學部圖書

10267

< 2002-264 >

一
6
14

不言險錄

卷之十一

姚慎之

新安富人

維揚生

市煤人

鼠狼

巨人

白蓮教

鬼哭

袁翁

堪輿

不言險錄

卷之十一 目錄

二



夜譚隨錄卷之十一

燕臺文庫



葵園主人蘭岩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王侃

王侃行三房山農家子。耘于田。大風倏起。沙石飛走。方欲引避。瞥見一畫衣女子。被髮跣足。狂奔而至。連呼三郎救我命。王倉卒不暇致詳。輒問曰。何以救子。女曰。但匿我于蘆棚下。少時有旋風來。即追我者。第

何狼狽至此

夜譚隨錄

卷之十一

王侃

一

其兒如此女何
以當

王以農家子恐
乍見此猶有爾
與乃解察言慰
藉亦非俗子

云已西去矣言訖鑽身入棚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
北大如浮屠急如奔馬繞田數匝木葉盡脫王如女
所教向風西指以給之風即雷鳴而西似解人語王
大錯愕風既過往啟廬棚女子已危坐其中裂裙縛
足含笑縮髮香汗尚濡喘息未定蛾眉曼睩日騰
光薄而觀之妖豔無匹王年當戒色且喜且驚歎言
慰藉曰追者已杳子可無患弟不自信亦有施于子
否女起拜曰深恩大德永誌弗謬王曰然則何以報

怒之是矣何以
首耶加之一笑
怒非真怒正不
怒耳然受過美
其發猶可愛

前女怒而笑此
王喜而恨兩兩
相映

我女曰金帛珠玉唯郎所欲王曰吾何欲于是將以
求吾所大欲也女曰郎之所大欲可得聞乎王笑而
不言女怒之以目且笑曰郎大不良善兒不得不作
負心人矣言訖欲去王張臂遮之女從腋底衝出殊
輕迅牽挽不及歛無踪影王大生所望頗懷忿恨日
且暮悒悒荷鋤返將度略約女子已預坐溪畔石上
笑謂王曰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王驟見之化憂為
喜故作愠色曰子已脫禍不自覓樂地留此何為女

故故推開一句

又推開

轉語大

不妙

遠前把握曰聊相戲何便惡懟若竟以兒為負心人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請偕歸幸勿以葑菲見棄王
 不勝狂喜攜之至家王年甫二十有一父母皆下世
 唯一妹操作甚敏見王攜麗人至驚問所自王具告
 之妹熟視而笑曰我見猶憐何況三哥王曰多言可
 畏請畫一策妹曰不足慮也所慮者東隣鍾入耳
 平日訛誑好瑕疵鄉里飛短流長殊甚厭惡今已避
 者去如黃鶻矣觀三嫂媚曼婉妙秀于外必慧于中

一見驚問既知
 而深憐之足見
 尤物動人非同
 小可

妙于當

正好相依過日第恐識語三哥福薄不能消受耳女欲推
 謝曰三郎有大恩千兒委身事之請理宜然所慮姑
 不容耳苟姑能見憫諸事包荒則和氣致祥安如磐
 石人言不違愠也妹得諛詞愈喜殺雞為黍俾二人
 合盃焉嗣此速好甚敦與妹亦相得無間詢其那族
 云是良鄉白氏年十九矣幼失怙恃承路孑然一身昨偶
 出春遊不意為妖風所薄微三郎定為閻摩羅什天
 尊喚去矣王曰夙昔隻身寄托何所女曰無枝可棲

此問亦頗利害

王佩

三

句句本邑話

殊未精細

逐日漂泊如萍梗幸藏身之固不遭強暴王曰然則何以爲生曰針黹而已妹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從此三哥耕嫂炊兒饑無憂不作箇好人家三哥明日且游數匹布爲嫂作衣裙幾曾見農家婦女著此艷服者王以之賞對女曰無作難兒積得十疋布收貯溪畔土地祠內香案下勞往取之王初不之信女再四促之王試往果得十布歸以告妹妹曰古廟荒涼嫂何時置此物女漫心之女性極慧巧女紅鍼前

寫盡世人守錢
房情態如繪紙
上

無不能且無不精妹凡百不逮益愛敬之會早墾田數十畝僅獲十之二三兄妹日久焦愁謂凍餒不暇討所慮無以輸官女獨怡然不以爲意王與妹計往貸于同郡牛大戶女止之曰汝二人設想左計遂左矣彼守錢虜別有肺腸苟無勢力以壓之雖其至親好友少有所求尚曉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况陳遠一貧人年少面薄徒取其辱甯有濟乎不如任天順命事到至急至危自有救解郎姑待之王不聽整

王侃

既不聽女言實
然而征受辱何
惡於邑亦徒然
耳

據前語謂是
勘破世情此
語又六非絕歷
世情者然當此
之時一文錢尚
費計之氣力何

輕視數金節

入情大幸如是
女言不認

夜讀隨錄 卷之十一 四
肅而往。果為牛所不禮。不勝於邑。此反催科吏已在
門矣。見王大作威勢。扭結下釋。于王極力騰辯。延吏
暫坐草堂。逡巡入室。議所以款之。女問應輸幾何。王
曰。並舊欠七兩餘矣。女嗤曰。兒以為盈千累萬須費
數日躊躇。僅如此。有何不了。土地祠內西北隅地。甄
下有白金一鐔。取償訖。尚多贏餘。足為薪水之費。王
驟聞之。殊喜。既而疑為戲言。妹捉之曰。據前十疋布
此應不妄。速去。勿濡滯。王乃越屋後短垣。急往掘之。

果得黑磁罈。啟視白銀滿中。狂喜如寒儒乍第。亟脫
衣裹負以歸。如數納官吏。不能擾。僅取醉飽去。王權
金適五百兩。買田置宅。日漸饒裕。凡有營運。但聽女
言。無不獲利。數倍。未二年富甲一鄉。王或以無嗣為
念。女艷然曰。郎甫得溫飽。便思納妾。何薄情至此。王
曰。非云負義。恐先人之祀。自我斬耳。女曰。然則勿絮
聒。行當為郎舉子。王笑其謔。是夕同坐房中。女戒王
且勿便睡。獨登榻下帷。軋軋不知何作。約食頃。忽聞

驚極

寫出俗情

何又不聽女言

夜讀隨錄 卷之十一 三

呱呱之聲。女易衣而出。曰：盍去看兒。王大駭，啟帷已。繙一兒于牀，眉目如畫。王驚喜，使告于妹。妹來省視，靡不歡然。就室布筵作慶，女言笑飲啖，無殊平日。王兒，妹竊疑之，因名曰異生。同邑有大戶劉翁，家資鉅萬，有子名璇，為國學生，二十未娶。聞王之妹美且艷，其富遣媒來議婚。王欲許之，女獨力沮，以為不可。王曰：劉家而好好禮，璇亦少年誠懇，以之歸妹，得所天矣。卿奈何作梗？遂不聽女言。竟許之，女歡曰：因緣的確語

酒非好物，多用以為餽，不知因此誤事幾千萬矣。

是天定。違天不祥。第兒與劉家子有讐隙，雖為親串，仍當避之。郎至時，切勿使彼與兒相見。苟相強，則旣作矣，幸誌之，勿忘。王漫應之。及于歸，琴瑟甚和，然璇熟聞女美，甚思見之，亟請于王。王弗許。璇乃與婦謀，設酒召王飲，因乘便潛請王家適值女哺兒于庭，璇突前揖之，女倉卒不及迴避，但以衲蔽面，竚立不敢少動。璇審視大驚，踉蹌奔歸。比抵家，色猶灰敗。王兄妹驚問何故，璇寧息良久，始轉問王曰：尊嫂誰氏女？

文選通雅

卷之十一 王佩

伉儷幾年矣。其中大有異。幸明示。勿小隱。王初支吾。不以實告。璇正色曰。至親骨肉。無所用偽。吾所以諄諄致詰者。自有深意。兄何見外之甚也。妹懷惑已久。聞璇言有因。亦從旁和之。王不得已。悉為吐實。璇駭曰。兄遇妖矣。王曰。何以見之。璇曰。不敢相欺。弟久慕嫂賢淑。深以不獲。一面為憾。頃者留兄飲。特引身造府一拜。相遭于庭。乍見其驚其艷。麗熟視之。非他即。既弟者也。弟三年前。適野展墓。遇此女子。中途傾慕。

初心未必甚良

曹之鳥

可空見慣幾
旋旋顧矣

蔡殷既歸。女已在室。云是白氏女。與弟有夙因。彼時神魂喪失。無所瞻顧。遂相懽好。兩月餘。日漸尪羸。父母知為邪祟。百計驅逐。不去。會有姜道士者。以神術聞于山東。父母以禮致之。求其作法。姜但朱書二符。命焚其一于中堂。其一令什襲。藏之言數年後。尚有。用處。父母遵其教。即日焚之。弟親見一神人。狀類廟中所塑靈官。然入房來。捉女。女倉皇。被跣御風而奔。神人逐之。遂不復返。弟病漸痊。今聞兄得嫂之日。正

綠台道事知
神人竟彼歸

語有分際

但受其恩施又
並無端言何謂
其為妖為人言
見好險小人中

神人逐妖之日也。兄溺愛枕席，必不以弟言為是。朱符雖在，不足為憑。然尚憶妖女體有異香，又嘗深護其屍骨，不令人捫。縣備尊嫂亦然，確為妖矣。弟未識尊嫂果有此可取證否？王聞之，嚙口張目，欲言不能。妹曰：屍骨吾弟知體香，良不妄。三哥宜早為計，勿貽後悔。王徐徐喟然嘆曰：據妹文言，其為妖女無疑。但好合以來，家賴之以富，子賴之以育，妹賴之以適。君子其有造于我王氏者，亦大矣。嘗聞以德報怨，不聞

雖不良一朝相
見便惟其忠告
雖人也而甚于
妖矣

可謂奇女

可謂情極無私
乎哉矣

以怨報德，况內人賢淑，必非酖毒。雖云異類，何忍棄之休矣。愚兄不忍復聞，璇曰：盜蠱有毒，矧妖魅乎。脫掃良言行，當索兄于枯魚之肆耳。相與不歡而罷。王去後，其妹終不釋然，乃潛以符至家，焚于寢門。頓覺狂風大作，女自房奔出，未數武，輒踏地化為黑狐，衝門而去。有旋風隨其後，急如飛電，頃刻不知所向。王驚定，大慟不食，數日而死。女亦不復至，唯異生僅存，猶為富室云。

夜譚錄 卷之十一 王佩

蘭岩曰受恩圖報人且不能多得況異類耶王
飲食子女都賴此女以死繼之亦不爲過

台方伯

故方伯台公布罷官家居夜起如廁挂燭籠于壁少
間聞窗外窸窣有聲忽見一紅袖出戶下廣尺餘徐
徐就壁掩燭無光叱之亟縮去既而又來叱之復去
凡數四台心悸急起燭之無所見告諸夫人夫人素
有膽乃携婢秉燭往視甫及門婢恐怖不敢入夫人

唾而詬之曰汝命獨尊貴怕嚇死耶奪燭入照覺有
人隱身屋角偏視之則一紅衣女子也面靛然近尺
白如粉掀唇蹙頰戶立如僵夫人厲聲曰汝鬼耶現
形欲何爲以手批之倏不見台蹕至扶夫人歸寢燈
下視夫人面無人色未幾台病卒越兩日夫人暴亡
蘭岩曰方伯顯秩鬼物何敢相近或亦有冤抑
耶現形不避亦方伯夫婦數當盡耳

瓦器

南其即藏埋或
亦也善勝猶光
正白炫露固應
不復

京江陳扶青先生有佃戶墾田牛忽蹶鞭之不起察
之則牛蹄陷入泥中已沒至膝拔而出之得瓦器一
窖色唯黃白二種其十二件質絕粗似盆而小形類
腰鼓緣口綴磁珠如雞豆大聯屬亦若鼓釘佃戶觸
落十餘枚越宿完好如故先生試之果然深以為怪
復命瘞之或有言鑿而復完必聚寶之物再命發之
不可復得

蘭岩曰既掘之而復瘞之先生究屬何心乃寶

物已炫于人寔卒隱而不可復得豈預知其非
人世應有之物而故化去耶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邨民其妻死遺一子一女皆六七歲民
復娶同村梁氏女為繼室梁少艾民為所惑于是日
虐子女擊刺熨烙無完膚民不能庇民力食者每戴
星入市趨虛梁早起炊飯際夏月窓牖不閉覺窓外
有人凭窓向內而歎梁仰視見一婦人蹙眉黃頰滿

如此很毒繼母
長技爾亦其六
無丈夫氣耳惡
夫婦其惡之

慘然

非此不足以
愚頑

面淚流。梁驚悸發狂。自批其頰。隣人環救。梁大罵淫
 婢。奈何毒如蛇蝎。殘我兒女。衆始悟為前婦之鬼所
 附。亞薩以珠砂。踰時始定。遂自此病癩。往往自視其
 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以為快。或引鏡自刺。遍身流
 血。尚不滿意。一日乃燒火筋。自烙其陰。深八數寸。大
 叫快活。而死。白水令印公理此案。嘗為先君述之。
 蘭岩曰。茶毒子女。終羅磨報。天心豈或爽哉。

鐵公雞

此等可鄙人前
戲筆量

寫盡

濟南某富翁。擁貲數十萬。性極慳吝。居積取贏。持籌
 會計。日不暇給。而弊衣破帽。向親故作貧窶狀。老小
 數十口。日市肉半斤。菜數斤。飯脫粟。皆取給于一甌。
 早餐恒午食。晚餐恒夜食。不設茶酒。終年不宴客。雖
 骨肉至親。未嘗見其七箸。是何形狀。翁亦不知款客
 作何周旋。然往往見招于人。歌筵舞席。頗極懽洽。又
 似非毫不知生人之樂者。鄉人號之為鐵公雞。謂一
 毛不拔也。近五旬無子。議納妾。價欲極廉。而人欲至

竟有如此美趣
人怪極

女却博洽
萬作

美媒笑曰翁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也
是當求之干牝牡驪黃之外詎可驟得翁囑其速覓
居無何有陝西客攜一女來不索值但取衣食不致
凍餒以死足矣女年十八麗如舜華翁喜極過望留
為側室贈客錢一緡不爭而去翁得女嬖幸殊甚曲
意悅之而鄙吝猶昔女誠之曰昔烏氏僕鄙人牧長
寡婦清窮鄉羨婦而名顯天下禮伉俪王徒以富之
一事耳君之富堪敵國矣不特不能知名當時且將

皆極

民焉漢焉幾不得與中人伍竊為君羞之苦之翁訝
曰爾胡為出此言獨不慮造次聞有人屬耳耶且爾
言過矣錢之為物難聚而易散予自韶齒時即多市
撲滿日積數錢積十二年共得二百二十餘撲滿撲
而計之得錢三十餘于貫之以索貸之于人權其子
母又三十年計之甫能盈兆中間又設賭局如一切
呼盧壓寶擲蒲及瑣瑣羅丹拍格諸戲取其頭迄今
又十餘年矣凡經營五十餘年僅有今日則積財之

樹入百官座扁
車

不言隱金
卷之十一
三
辛苦予備嘗之矣平生所見所聞諸搢紳世家或竭
貲營第宅或傾囊助親友更有老諄不念子孫者輒
以白似雪圓似月之寶物沽酒市肉日與賓友歡宴
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雖大恨者必欲盡力銷耗之
而後已予每以之自懲猶思久而不逮爾乃欲我蹈
其窠臼其未知物力艱難故漫作是語耶小兒女福
大幾許而自損折如是幸勿更舉是念罪過不少女
笑曰聊以相試何遽驚訝兒豈不知君之志牢不可

行徑可笑

直認不認翁真
氣煞

破將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者哉然翁自聞
此說終不能釋雖愛之如珍錯而防之如盜賊矣其
密室中舊有貯銀鉄匱十數封誌甚固例一月一開
檢視居無何又值檢視之期婢媪僮僕盡標諸大門
之外獨與女閉戶下牕匱既發則藏鏹盡空大驚如
失小左右手瞳目視女詰其故女笑而不答翁大疑抽
刀逼之女笑曰君以兒為人乎翁怒叱曰爾非人鬼
耶女曰亦非鬼實狐也以爾鄙陋故盜而之他耳翁

苦極

遂至此

較文亦為多
節者極矣

大怒曰平生血資盜歸何所女曰流通物也盜去何處不足以濟人豈必深藏固守于一老禿翁之手乎言訖徑入內室覓之杳無踪跡翁始信果為狐崇大慟而絕家人草草殯殮所遺財物劫奪一空其宅亦隨廢為蔬圃云先是翁宅後有樓七楹為狐所據已近百年其祖父相延于每月初二十六日具雞子白酒祝而祀之罔敢弛懈及翁承家後以多費罷之又以樓房出租于人狐遂大擾妖異迭興其妻力勸翁

憤恨出入嫚罵一日見羣狐來辭曰翁全福之人吾輩何能為請徙去不敢復居此矣遂不再至翁以為得計初不意為其所愚弄至此

蘭岩曰守錢虜深可憎惡安得如此快狐行此快事哉辛苦五十年未得一文享用一旦盡空大慟而絕翁亦可憐矣每讀一過令人叫快者三

多前鋒

此翁雖不富
猶然自守之物
與世無競較之
相人利己者遠
勝于狐何事必
欲傾其資而致
之死哉

前鋒多某行二未得前鋒時與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闔下習騎射。墜馬昏絕。所親扶掖以歸。歸家即甦。一無所損。但神癡不復解言笑。與食則食。不與亦不食也。與飲則飲。不與亦不飲也。越半月弗瘥。家人莫不悶悶。會有服役老嫗出外市菜。歸忽瞠目視其主。母問之不答。良久乃大言曰。半月前汝家多二爺。因墜馬不能行動。汝等輒棄之去。今多二爺踽踽城下。盼望家中人。兩眼欲穿。屢次免我寄信。未得其便。今

不知此嫗亦作
西語否

盜鬼瀆鬼皆傳
掌管地面可見
陰司無人

日始得到此。可即着人去接。幸勿更緩。家人聞之大駭。同聲唯諾。或問我家二爺今在城下乎。曰。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曰。然則子為誰也。曰。我舊營房南門口開小鋪之王老西也。緣去年與掌櫃者算賬不平。毆氣自縊。死。冥中憐我冤命。協同瀆死鬼那三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生前亦曾蒙多二爺下交者。家人聞之。愈錯愕。勉廉之曰。知之矣。深勞尊駕。第請回。即刻使人去接也。遂取真鏹焚之。老嫗踣地。

魂可招乎

夜誦隨錄 卷之十一
逾時方醒。叩之。悉不自知。爾家人不敢視。為荒誕也。羣扶多。至墜馬處。呼其名而招之。往返三四。多忽發一寒。際即時清白。向家人涕泣而道之。曰。汝輩一何忍心。棄我于此。半月之久。不來一顧。苟非王二哥寄信。再十餘日。我不復見汝輩矣。家人環而謝之。無不先悲而後喜。多有少弟亦童心而選事者。乘間訪王老西。及那三事。果不誣也。多今年已三十。為前鋒。且十年矣。每逢冷節。必具香楮雞酒于城灣。呼王二哥

那三哥而祭之。謂報其施期于終身不衰云。

蘭岩曰。受恩必報。不欺于鬼。多亦厚德人也。

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歸自朝陽門外呂祖閣。時已曛暮。見土城下一草屋中。土城元時舊城。燈火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人獨坐。匠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活。則一足陷古塚中。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纔入門。即見骷髏也。

甲至此神夢

奇過乃此極可知矣

蘭岩曰世間紅粉盡肉骷髏也前人曾言之矣然非心動必不為所誘噫天下奇遇盡屬骷髏耳甲當從此悟道涕泣何為

姚植之

姚壯行字植之祁門名士應聘入甘州提督李公墓府府中園亭極勝樓臺池沼廣大幽深綠樹數百章多百年物往往有鬼物現形日暮人不敢過相傳康熙間某為提督時每殺人寘園東夾壁中迄今白骨

一時冤死于載
為厲何異千百

歐陽文忠公

彌醜猶有存者植之恣未之知向夕獨步園中使館

童行沽將賞秋月主人李公子興亦豪適攜酒盒來

見遂相與坐亭畔湖山下並邀同幕二友其舉觴政

漏三下二友皆醉嘔吐狼藉各昇歸寢所公子亦扶

醉人內姚量宏僅得半酣兀立迴廊搔首看月瞥見

二人立池畔樹陰中姚問為誰再三不應移影回東

去姚疑為署中職役相戲怒訶之二人復之不行似

嗔其以惡聲相加者姚欲就問之乃逶出迴廊相去

夜讀隨錄

卷之十一

姚植之

七

數武二人倏不見。姚始悟其為鬼。連聲呼。童不在側。姚大恚。促步出園。惶遽中。誤走岐。逕花深樹密。秋草縱橫。此際風鶴。皆兵。履脫落泥中。不遑拾取。躑躅而奔。驚至一廢軒前。有三人坐欄杆上。姚急呼。救我。三人不應。而起。悲聲驚視之。二男一女。男無首。女浴血滿身。皆裸身而坐。姚狂叫返走。顛路無算。幸館童提燈來。覓掖之歸室。病忡憂悸。兩月始瘥。

蘭岩曰：斷首殘軀。其形何慘。想黑暗地獄。不知

幾許矣。世之掌兵權者。幸勿草菅人命。徒嗜殺戮也。

新安富人

新安有富人某。為葛商于江西。性貪淫殘忍。立結官府。人多畏之。其在洪都時。嘗同數客遊松門。見一浣衣瀨女。婉妙殊絕。命僮僕。挾入密林深箬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富人意興索然。將縱之去矣。而客有附庸為虐。劉姓者。教其縛女手足。裸而仰。翮

寫實不仁
如此

尤為可惡

千石上主客僮僕通淫之自午至脯更番一十六人
女不能任竟死林下遂委之而去女家得屍訴官嚴
捕兇徒不獲事亦寢富人家有一子年二十為太學
生一女年十八尚未字人新安風俗勤儉雖富家眷
屬不廢操作值採茶時節結諸女伴入山暴雨驟至
各覓歇處富人女獨立一巖下徘徊間聞有喚其小
名者張皇四顧而聲在石內女大驚癡立石曰汝勿
懼我山神也汝父在客中恣橫淫死人女女控諸陰

司陰趙不報
本身而乃報
手其女亦非
早懲惡者

司陰謹甚車將報之于汝身大士以汝母日誦經咒
誦佛長齋發大慈悲令解汝難汝父作惡不悛慘酷
行將至矣汝其速歸勿集于此此非善地也女惟怯
泣拜踉蹌冒雨而走山徑滑溜起跌數四始見諸女
伴聚積山亭下羣訝曰許時在何處令人懸擬女紛
以失路言次有四五惡少年踵至咸指女笑曰不在
巖下何故狂奔乎此飽眼而去女始悟巖下非善地
之說微神告幾遭強暴陰誦佛號不絕既歸以自其

四字繪出潛思
光景

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又何事不肯為神佛豈
欺人哉嗣此戒律愈嚴女亦信心奉佛焉其子年雖
少頗有父風鄉人稱其克肖屢稟母教母甚憂之一
日有親戚歸自京師者其子往候之話及京師之人
衆矣究竟何等人為最樂親戚曰樂者甚夥要皆高
不可攀耳爾我今生斷不能及唯一等人極可歎羨
蓋太監也子曰刑餘之人有何可樂親戚笑曰汝第
知其人道已絕必乏樂趣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

以戲之
亦不加甚為可
矣

試為子僕指計之夫王公至貴者也然望天子之居
不翅天上彼以闔故得出入不禁一樂也不耕不織
而一生喫着不盡二樂也父母不敢以為子兄弟姊
妹尊而奉之三樂也靡不素封人不見之物彼能見
之人不得食之物彼得食之四樂也無妻子之累有
福獨享不必為後人計五樂也有此五樂何樂如之
其子傾聽神為之核問心動矣吾輩亦可作太監否親戚曰
設事不能說來何便易誰不可為但多此騰下一物耳一笑而罷其子歸一

果報彰彰其
自為元不爽

剛復已用為不
如生

不可謂言誤矣

路冥想夫意自宮尚恐見泪于其母潛袖剔刀入廁
自割其勢大叫殞絕家人覺而抹之已殊矣無何富
人歸省其妻以女之所以生並子之所以死悉告之
意在諷諫富人仰首向天呵呵作怒笑聲曰婦人女
子畏鬼信神古人或遭腐刑或置面首三十豈皆冥
報其祖父耶恐地獄之說荒唐耳如果有之吾將向
冥王乞請必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又何
患之有其妻晒曰以若所為雖十八層地獄盡當奉

才少自悔而復
大開其下思不
後

哀憐一紙不堪
入自然不至干
此尚不非泣耳
突何及故人當
于知作惡念時
當作將來能泣

屈一遊所慮留連忘反不得再見天日為妻子憂耳
富人怒而大開遂析宅另居不復結談僅月餘即為
二豎所困日見前所淫瀨女立榻前或與青衣數人
雜坐于室若有所俟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
至囚首垢面向富人泣訴曰松門事發矣視之則曩
日附庸為虐之劉姓客也富人亦慘懷不勝呼其妻
女至前哭告所見並詳述前事乞為懺悔言未終忽
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妻女悲其罪孽之深

夜讀隨錄

卷之十一

新安富人

五

賜也

且重也。同向佛為誦經以求超度。女終身不嫁。奉母終焉。後有人自江西來。傳言劉客于某月日自殘死矣。計之正富人死之前一日也。祁門尹吳金泉嘗述以勉人子及諸外弟。皆熟聞之。

蘭岩曰：為惡不悛。終遭顯報。冥冥中豈或爽哉。

○維揚生

江都某諸生之宿遷。同一友謁西楚霸王廟。因話及鉅鹿之戰及垓下之敗。感嘆移晷。生獨以為不然曰：

項王殘暴人多
謀之然自苦
殊不知項王善
與人接。下一
舉至今。蓋看
生氣奈何。以
西書手表。以
敗論之。

千古無才無識庸而且碌者。項王一人而已。昔虬髯客志在天下。一旦見文皇。自慚不逮。甘心遜避。遠帝扶餘。吳越王負蓋世之雄。奄有東南。而觀衅中原。終守臣節。此二人者。非不欲創業垂統。為一朝烈祖。施後世而傳無窮也。特度德量力。見機而起者。亦見機而止。故不愧為豪傑。不失為英雄。詎若項王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以沛公之豁達大度。不識其為真人。以張良韓信之才。不識為國士。亞父以反間死。韓

生以直諫。亭徒具蓋世之資。虛負重瞳之表。乃太史公猶列人本紀。江淮人祀以叢祠。此天下大不平事。而諸君尚津津然。置諸齒頰。且有景行之慕。獨不慮貽識者笑乎。二友曰。不然。項王以暴人故。少之。要亦劫數使然。究其人。亦有足多者。如燒秦官室。殺也不襲秦弊。封六國後義也。會鴻門。釋沛公信也。七十餘戰。夫嘗敗。其勇也不殺太公仁也。起也一敗塗地。不忍復王。果也。君書生之見。妄詆英雄。母乃不自量乎。

此論自足折服
狂生

何不觀面勝
此欲言乃惶恐至

生艷然曰。君輩不足論古人。我與我周旋久。自爲酬酢可也。因呼僮索筆。題句壁上曰。炎劉受命順皇天。天使重瞳作獺鷄。千古中原羣盜賊。讓君馬首一鞭先。題畢。擲筆大笑。二友默然。遂布路而罷。是夜生寢中。爲人縛至一廣殿下。見項王按劍而坐。盛怒叱之。聲如巨霆。棟宇震搖。生震懼仆階下。傷折一股。王命拔舌。部有數壯士。同聲而應。蜂擁至前。一人扼其舌。極力拔之。生大叫而寤。舌遂蜷曲。不復能作了。然

此

維揚生

語右股亦病癱瘓終身不瘥云。

蘭岩曰項王事已隔幾千年矣何來狂生暢一時無稽致終身殘廢悔何及哉甚矣人不可不慎言也。

慎言也。

市煤人

癸巳仲夏過訪宗室雙手將軍立談廊下見一人裸身荷擔人庖厨供煤炭者胸前背後各有傷痕長尺尺濶寸餘怪而詢諸將軍將軍曰此奇聞也會須細

區區小業須不
顧勞瘁乃得生
人足見凡事未
有不勞而致者
况身名之大者
乎

談乃煮酒設饌為予詳述之因言其人王姓雄縣人市煤十餘年矣方其少年時村居貧甚肩挑以食力逐日擔瓜茄之屬赴亥市而所居去市遙遠雞鳴而起猶恐後人例于五更輒往赴虛一日行至半途遇迅雷洪雨行不能前于電光中見路旁矮屋數椽棧籬繞之王入籬窺戶則門鎖繫以麻索虛無人焉王解索啟扉息肩其內復閉門蹲路炕頭一食頂忽聞橐橐之聲竊訝之久之聲漸繁于燂燂電光中見一

一時倉皇
此其驚怖處

人繞地而踴王大駭。息屏氣不敢移動。惟瞠目直視。瞬息間其人倏至面前。遂能辨其面目。被髮蹙眉。吐舌唇外長數寸。王駭極。手足失指正張皇。其舌忽觸于額。王狂叫驚走。奮力撲窻。聳身而出。昏然仆地。黎明後始為行人救甦。備詳其事。眾咸集。錯愕既而村隣漸至。共云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已報官。尚未檢驗。不意竟作怪如此。同入視。尸已僵臥炕下矣。王驚定。思痛覺胸前背後似刀割。不可忍。解衣視之。皮

肉痕。請眾共測其故。乃悟突出時。因撞折窻櫺。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不剖腹拖腸。亦云幸矣。迄今閱二十年。將終其身。患疤痕焉。初聞甚異之。既而相與捧腹。

蘭岩曰。負氣自經。又作怪異。誠不可解。豈不得其死者。果皆為厲哉。王不幸遭此驚痛耳。

鼠狼

某佐領好酒喜啖。一夕夜歸。市羊蹄六七枚。火酒一

偏提擁爐獨酌棄蹄骨于地。驀聞牆脚下窸窣有聲。挑燈諦視。見小人十餘。各高五六寸。或男或女。衣束悉類時人。皆背一竹筐。彎腰拾取蹄骨。置筐中。移時而盡。某心悸。取火箸擲而擊之。一人仆。餘驚走。悉入壁洞。仆者滾地啣啣。隨化為鼠。狼而逝。

蘭岩曰。為拾餘骨。致遭擲擊。怪亦貪矣。人之貪財物。而任意攫取者。須于取時。方為人之所擊也。

巨人

應城王家口。有村氓十餘輩。以秋稼將登。同于田間作蘆棚守之。一夕。醪餘月下。倏有旋風自北來。勢如山岳。羣以為怪。既而漸近。約去二矢地。忽停吹不動。形似浮圖。但聞聲震如雷。化為巨人。高二丈許。白衣白冠。手持白幡。向眾一揮。仍為旋風向南去。急如奔馬。眾悉驚絕。良久始陸續復甦。哄傳鄉井。駭中有三人。一持觀音咒。已三年。一不食牛肉。一大醉熟睡。未

想向家一擇其
時已將十餘
人請去種晚矣

嘗與睹尚以為妄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遲數日十
餘人接踵暴死唯三人無恙

蘭岩曰誦咒戒牛得免于難固矣至于酒能誤
事人盡知之而此人獨以大醉免死是酒又能
救命也豈巨人亦懼其酒狂耶抑醉徒亦為冥
間所棄耶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陽桑湖畔為其子娶婦亦

笑如其來
可駭

鄉宦而富豪者粧奩豐厚一鄉之所艷羨有偷楊三
者覬覦半年以許防守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富
翁親送入都將肄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夜入
內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二更即寢
相伴唯二婢就燈做針齒良久始閉戶亦各謀睡移
燈置几上光明如晝楊聞鼾聲知已睡熟方欲竊發
驚見房門自開一人啟簾入深目聳鼻黑鬚繞頰背
負黃布囊穉惡殊可怖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

不忍至此令人不堪入目

可憐紅粉如此了結

有詭異姑屏息蠟縮以覘其所為其人顰顧房中探袖出香一枝燃之于燈插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于金鈎啟繡衾以秃指婦面內而臥花睡正濃其人戟指閉口口中喃喃似有所詛隨以手拍婦背者三婦忽蹶然而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布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貯小磁罐內仍裹囊中背負之徑出房去婦屍隨仆床下楊睹之驚怛念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阻

楊大能事

其所向歷門數重皆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旅店尚掩半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闔且聞落鎖聲知為妖人寄跡之所默念彼既偽作行客豈能出不由戶聊憩檐下坐以待旦雞初唱店門忽啟其人負囊而出楊急起捉其臂曰客請少停有密事奉白言次拖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為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擗楊抱持益監俄而羣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曰我四川蠟

已犯惡德
不敗

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兒何故突來糾
纏楊曰勿聽其飾說有機關但檢其布囊便有証據矣眾是
之開囊聚觀則纍纍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人惶
遽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物為一生衣食之本奈何
擾攘欲劫我財耶僉怒曰青天白日之下眾目共睹
之時誰劫汝財無事出言傷眾顯有情弊主人挺身
奮出曰有事無事子一人任之弟開看毋多言即奪
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嗔氣觸鼻取器傾視盡小兒

宵人亦有匪徒
亦妖人之罪惡
誠益耳

心肝數之得七罐尚空三罐眾莫不駭異致詰那得
此物楊曰彼必不承請以代白因述夜間之事眾入
大譁曰紂以天子之尊刻剔孕婦尚為不可汝何等
人破卵傷胎不一而足苟非上天好生假手宵人則
吾亦之孕婦小兒無噍類矣于是大動公忿競揮老
拳主人恐其致斃方欲止之其人忽瞋目大叱眾拳
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主人大驚倉卒間急提一
罐自其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恨聲曰罷了罷了莫

非數也。衆復欲毆之。主人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備打壞誰任其咎？不知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宮斷可也。遂其之縣。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許婦大哭曰：凶犯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宦家閨秀。暴露屍骸也。婦母家感其言。亦皆罷訟。相與驅車而返。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爲白蓮教妖人之黨。取小兒心肝者。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陸續

捕獲。獄成寸磔其人于市場。杖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爲盜而賞其捉妖也。

蘭岩曰：妖術殺人。慘酷已極。固天人之所共憤者。卒乃假手宵人以敗其事。抑亦巧矣。不然與訟結讐多人。牽累何能一旦痛雪衆婦之冤哉。

鬼哭

貴陽太守某公之母病。瀕危。親戚隣里來候問者。皆設酒餞于廳上。欸之二更始散去。餞餘尚多有子姪

可憐不足以致

令人毛骨悚然

四五人復聚飲于齋中。三更後，忽有哭聲起北窗外。類少婦而音甚慘切。舉室驚，默相向。有二三胆勇者，出戶視之。于月下見一白衣婦人，循牆而西，徑八角門去，無不毛戴。咸知其爲鬼也。一食頃，聞內宅悲聲，羣動家人奔走來告。太夫人已氣絕矣。俗論有喪門出客之說，理或不誣也。

蘭若曰：其事有之，其理不解。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幾于行乞。一日窘甚，饑虛已數日矣，無如何，檢點破衣襦數事，至典肆欲質錢若干。肆主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爲者，特以饑不得食，稱貸無路，乞食不能，故萬不獲已，以此爲質，不過聊以爲信，得錢則取贖耳。幸念素識之情，用質數十百文，以延殘喘也。肆主以爲笑談，置不理。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苟有日發跡，誓亦開一解庫，彼時雖有人將死。

夜潭竟錄

卷之二

袁翁

三

不言。卷之十一
孩兒來質亦必質之矣。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姑爲隱忍。翁歸去一路冥想毫無生趣。乃止步向天號泣曰：嗚呼袁某自問于心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胡爲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輟泣復行。忽破衣爲棘刺所牽。猝難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寸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纍纍然白光燦燦。取視二枚。則朱提也。大驚喜。即以破衣裹數錠。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歸。次晚復往取之。

多不勝收。數旬方盡。約畧二萬金。不敢彰露。先作些小生意。逐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爲巨賈。問舍求田。賈僮蓄婢。遂于宅旁開一典肆。前肆主聞之訝曰：袁餓鬼果有今日耶！昔者受其惡言惡聲。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趁其發市之始。盍一往故犯其忌。聊申夙忿乎！乃覓一死孩。裹以襁褓。挾至其肆。求質銀十兩。主櫃者大怒。勢將用武。翁適在側。急止之。而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證成我爲信人耶！此孩之死正值小肆

開市之日不爲無緣請如數質之。因使人賈一小棺
殮孩子內曰此孩不必遠送卽我所立地磚下瘞之
可也。亟呼僮僕執鍤就脚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
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瓮十數瓮中白鏹皆滿一肆大
驚肆主見之感嘆始知翁長者天固有以默啟之也。
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縣已而生子子生孫
皆能讀書上達有仕至尚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
聯綿迄今正當鼎盛云。

堪輿

護軍叅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爲賊所擄械送某喇
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据牀坐年屆期願兩睫垂
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筋一
枝喇嘛以筋撥啟其睫束以哈達帕露兩瞳如碧琉
璃明澈似蜻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爲解脫喇嘛
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
無大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悉有

屬與論然亦
不實無理

秘授凡六越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
某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以歸某屢官至護軍叅
領遂精青島之術知名輦下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
鄉人瘞之叢葬處老槐之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頗
利累貲鉅萬故鄉已獲牛眠地議發樁歸止首邱祈
某一往勸之某至墓所周視即曰此穴得木之氣甚
旺不可更遷也且發土更見肢體于君大不利子欲
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葬其親致掩骼異

既行佳城何不
四葬致親遺棄
子之異也亦宜
亦宜

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
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為柔根蟠絡不
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
納之臂折子大哭觀者靡不愧惜慨嘆子扶柩歸于
路墜廬折一臂遂成殘廢旋卒于逆旅棺厝一古田
中無馬鬣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葬會
葬者接軫靈輦甫至穴前某趨至公前啟曰職家貧
資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芻之弔今觀佳城鬱

世之如張某者
事者豈少也哉

奇極

鬱而土色純殷恐致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
其名亟命啟繆幕示之某驚曰穴已定乎公曰定矣
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為張某所點張亦素有盛
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捨此豈復有
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
大謬矣急取鋪向墓之南掘地為溝深尺餘長二丈
潤一尺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既而辭去以煤炭大書
一火字于碑陰張見之謂姍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

飛奔來報宅中失火廩廩俱焚衆大驚始信某術之
神自此名愈噪所居隣歷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牆
或謂大不雅觀盍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
守不善菴緣所賴此數仍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
餞餘年耳至冬果以卓異授江南一參將五年後乞
休歸里宦囊頗裕但不敢復為人相地相則兩目赤
瘡每數日不瘥
閑齋曰參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阿其塔也嘗為予

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爲護軍校時。偶偕三
四友人。攜酒郊遊。小憩一墓門下。墓前松楸陰翳。咸
嘖嘖以爲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足稱羨。友問其故。
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也。苟有子孫。則斬伐而貨爲
棟樑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友羣笑以爲惡謔。既
而坐。旗亭詢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之塋也。
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絕嗣數十年矣。衆大駭。益神
之。夫公之術固神矣。乃所爲謔亦窮理至乎其極者

也。

蘭岩曰。一術之精。便能言之如響。趨吉避凶。未
始非道也。神乎技。而進乎道。信夫。

不
言
陰
分

一

三
フ

